



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

〔美〕斯坦利·约翰斯顿 著
相伟建 译 许秋明 校

新 时 代 出 版 社

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

〔美〕 斯坦利·约翰斯顿 著

相伟建 译

许秋明 校

新 时 代 出 版 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一部美国军事小说。作者是一名随军记者，1942年他随美国航空母舰“列克星敦号”出海作战，目睹了珊瑚海大海战，并亲身经历了“列克星敦号”被日本飞机击沉的壮观场面，侥幸脱险后写下了这部小说。他在书中对航空母舰上的生活作了较详尽的介绍，使读者对早期的航空母舰作战，尤其是对舰载航空兵作战情况能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书中记录各个战斗场面激烈而真实，对中、南太平洋岛屿上的风土人情也有一些介绍。本书在历史、军事和艺术上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and 感染力。

QUEEN OF THE FLAT-TOPS
THE U. S. S. LEXINGTON AND THE
CORAL SEA BATTLE
STANLEY JOHNSTON
E. P. DUTTON & CO., INC. NEW YORK 1945

*

列克星敦号与珊瑚海海战

〔美〕 斯坦利·约翰斯顿 著

相伟建 译

许秋明 校

新 时 代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南路23号)
(邮政编码100044)

新 华 书 店 经 售
北京市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5印张 155千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91年1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印数：32,001—35,000册

ISBN 7-5042-0117-0/E·3

定价：3.10元

序

在战前那些岁月里，“列克星敦号”享有的盛誉远远超过了军舰的那个范围。当它损失之后，数以百计的军界人士沉痛悼念它，犹如失去了一位挚友。许多海军飞行员，许多海军将领和高级军官，都在这艘军舰上接受过海空作战的初级训练。

继我们这一代人之后，“列克星敦号”将继续活在人们的心里，就象我们依然铭记着“毛尼特号”和“梅里麦克号”^①那样。这两艘世界上最早的装甲舰的参战，宣告了海战新时代的到来。1942年5月7日～8日的战斗是航空母舰之间的第一次交锋。在这次战斗中“列克星敦号”也开创了海战史的新篇章。尽管是海战，但是敌我双方没有一艘军舰曾向另一方开过一炮。军舰的击沉和击伤都是机载炸弹和鱼雷造成的。舰炮仅仅是作为防空武器使用的。

“列克斯号”——（海军里人们都这样深情地称呼它）——是当年少数海军人员梦想的现实，他们竭力赞助发展飞行事业，而正是那个时候许多高级军官却认为飞机只不过是“能飞的机器”或者“新玩意儿”。

① “毛尼特号”和“梅里麦克号”是美国国内战争（1861～1865年）时期出现的最早的浅水重炮舰。“毛尼特号”装有可以旋回的原始炮塔和从炮口装填炮弹的11英寸前膛炮。后来，“毛尼特”（Monitor）一词就成了浅水重炮舰的代名词。——译校者

起先，只有英国和日本拥有航空母舰^①。

英国的航空母舰是1917~1918年开始发展的，以提供可伴随舰队活动的浮动飞行甲板，供作战飞机起飞，防御德国岸基鱼雷机可能的攻击，或用于侦察。

为了避开华盛顿海军军备限制条约^②的规定，日本建造了自己的第一批航空母舰。鉴于那项条约的5:5:3比例中日本被限制为3，日本人就建造了一些上面铺有可以迅速拆除的飞行甲板的战列巡洋舰船体^③。他们打算，一旦发生战争，就立即把飞行甲板掀掉，在已经装好的炮座上装大口径炮。最早日本航空母舰的照片证明了这一点。

日本人一看到“列克星敦号”和“萨拉托加号”并通过谍报工作了解到我海军航空兵将要使用这两艘航空母舰的计划之后，他们自己也开始建造纯粹的航空母舰了。战前最后两年，日本人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把一些本来打算在必要时

- ① 1918年，英国把“暴怒号”巡洋舰的前后主炮拆除，前甲板成了起飞甲板，后甲板成了降落甲板，舰上可载飞机二十架。同年7月19日，从该舰起飞的六架飞机轰炸了德军的一个水上飞机基地。但由于飞行甲板在舰中央被上层建筑分成前后两段，飞机起降很不方便。不久英国把一艘正在建造的邮船改造成第一艘具有全通式飞行甲板的航空母舰“百眼巨人号”。1922年底，日本建成了世界上第一艘专门设计并初具现代规模的轻型航空母舰“凤翔号”。该舰标准排水量七千四百七十吨，水线长一百六十五米，航速二十五节，载机二十一架。——译校者
- ② 1921年美、英、日、法、意五国政府代表在华盛顿签订的海海军军备限制条约（简称华盛顿条约），主要规定了签约国主力舰（战列舰）和航空母舰标准排水量的总吨数。以战列舰为例，美英各自可拥有的标准排水量总吨数为五十二万五千吨，日本为三十一万五千吨，法、意各为十七万五千吨，即5:5:3:1.75:1.75的比例。该条约由于日本在1936年底宣布退约而失效。——译校者
- ③ 日本在1942年6月中途岛海战中损失的“加贺号”和“赤城号”大型航空母舰，就是分别用那时建造的战列巡洋舰和战列舰船体改造的。
- 译校者

改装为重巡洋舰的商船船体改装成了航空母舰。这时，从在中国的切身体验中，他们才明白，可能建造的最强大的军舰是航空母舰。

航空母舰的主要防御兵力是飞机。只要它的作战中队能持续空中活动，它就是抗毁能力最强的军舰。

当今战争的胜败必定取决于现有武器如何。这并不是说，当技术进步而有可能制造更好武器的时候而置之于不顾。但是，现今航空母舰是一种主要的兵器。总有一天会发明出一种具有足够续航力和威力、足以到大洋中部作战的飞机，并大量投产来代替航空母舰。但是现在，我还没听说我们或是敌人已经研制出这种超级飞机。因此，在没有更好的海空作战方法的情况下，说这种飞机总有一天会问世，所以我们应该停止建造航空母舰，这种鼓吹是十分愚蠢的。

还有些议论责难航空母舰象蛋壳一样不堪一击，而战列舰却能经受住沉重的打击。

这些奇谈怪论出自于对装甲的普遍误解。纳粹的超级战列舰“俾斯麦号”，英国战列舰“巴汉姆号”、“威尔斯亲王号”和“反击号”以及我们在珍珠港损失的那些战列舰，都是中了飞机投掷的炸弹和鱼雷就很快沉没的。“列克星敦号”也是敌人猛烈空袭的目标，但是却同很快沉掉的那些所谓坚盔厚甲的战列舰不同。“列克星敦号”在敌机飞走之后还以二十五节的航速航行，保持了好几个小时的战斗状态，只是后来由于舰内起火（这显然是由于在这以前遭到的破坏所引起的），才使它最终损失掉了。它一直浮在海上，直到所有活着的舰员离舰之后，才由我方的一艘驱逐舰用鱼雷把它熊熊燃烧的舰身送入海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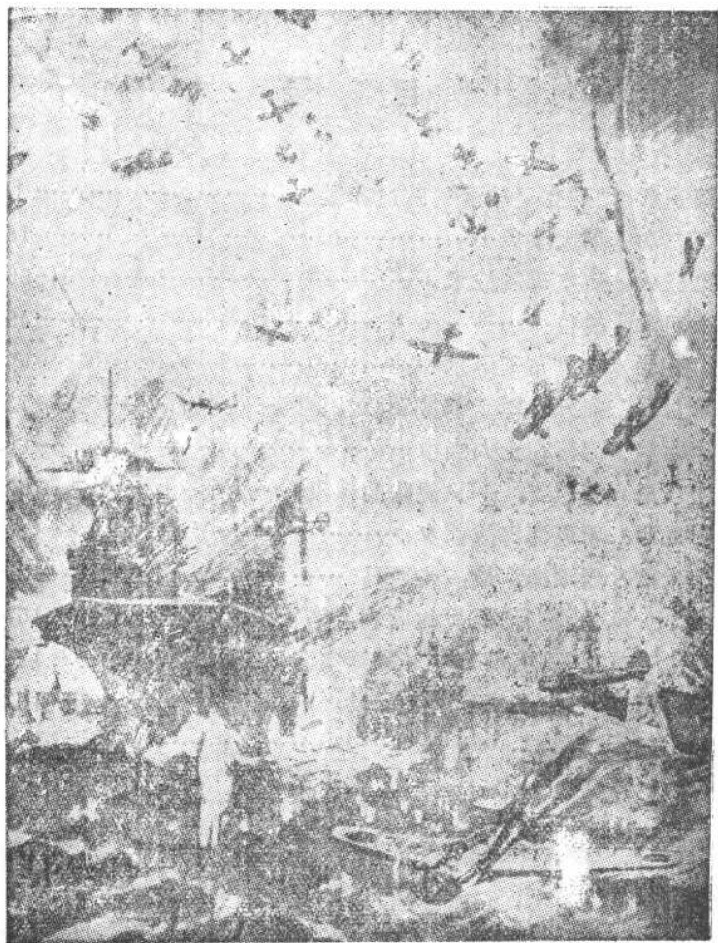
美国人民可以因我海军在珊瑚海海战以及一个月后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的胜利而感到欣慰。我海军航空兵迎战并打败了数量占优势的敌人。我们打赢的原因是和平年代里由武装部队发展起来的，由我们的战士运用于实战的战术是高出敌人一筹的。

敌对双方在空战中使用的装备旗鼓相当，决定的因素是美国官兵有积极求战的精神。

这些军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当他们骄傲地穿着军服从训练单位或从前线回来休假的时候，我们都能见到。他们在战斗中无比英勇，有关他们大智大勇的故事是毫不夸张的。我在两次大战中曾看到许多国家的士兵在各种条件下战斗和献身。我可以这样自豪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谁象我们的士兵这样英勇地战斗，光荣地献身。这些在我们的市镇乡村长大的孩子们，这些我们每个人的父老兄弟们，他们证明了一个人只有在为自己的祖国而战时才能这样大智大勇，无所畏惧。

斯坦利·约翰斯顿

1942年9月



“列克星敦号”遭到攻击

目 录

第一章	“列克星敦号”跨赤道	1
第二章	如虎添翼	18
第三章	航空母舰战术	36
第四章	战位	49
第五章	首战布干维尔	60
第六章	痛歼日军于莱城和萨拉莫阿	73
第七章	流落在土人当中	85
第八章	图拉吉：一只舰队的覆没	100
第九章	珊瑚海海战前夕	115
第十章	珊瑚海海战：米西马	128
第十一章	珊瑚海海战的胜利：塔古拉	157
第十二章	“列克星敦号”遭到空袭	173
第十三章	“列克星敦号”沉没	192
第十四章	结局	217

第一章 “列克星敦号” 跨过赤道

中太平洋是个蓝宝石般的大海，又热又潮，头顶上高悬着令人眩目欲晕的天空。烈日当空，发出无穷的力量，舰员们就象要被烤焦了一样。在水下十米的地方（这是大型军舰上冷凝器抽水的深度），温度还将近摄氏三十度。海水几乎是不透明的，呈现出海湾水流的那种蓝色，那种深不可测的蓝色。高速旋转的螺旋桨搅起深蓝色的海水，两道航迹象雪岭一般向远处水天线那边伸展开去。

“列克星敦号”航空母舰象其它军舰一样，顶着去年4月赤道海洋上春季的炎热和沉闷的潮湿行驶，无论舰内舰外都一样潮湿。防雷护壳外面的钢板上结满了盐粒，舰内则到处淌着自然形成的纯净的蒸馏水。这艘长达二百七十点八米的战争巨人象洗了一场土耳其蒸气浴，大汗淋漓。潮湿的水汽结成的一道道小水流从这个巨大浮动城市的地板、墙上、顶棚、舱壁、甲板和钢板上不断地往下流着，流着。

在“列克星敦号”上，这种炎热和潮湿是无法躲避的。你一定记得，“列克星敦号”开始是作为一艘战列巡洋舰于1925年下水的。在军舰中，它数得上是老舰了，没有后来航空母舰、巡洋舰、以及战列舰上那些舒适的生活设施。在设计它的时候空调技术还未问世，后来也没有往上装，因为一艘军舰，尤其是战时，要尽可能轻装，因此舰内不停吹动的机械风也是又热又潮的。虽然舰内换了空气，但要使舰内和

舰员凉快一下却是无济于事的。

热带灼热的太阳炙烤着飞行甲板，上层建筑和高炮（这些高炮为了能对周围空域进行搜索而裸露着）、钢甲板、支柱、炮管和炮尾、栏杆和所有上层建筑都烫得要命，皮肤碰上就会烫伤。这艘大型航空母舰正常的前进速度是二十节或每小时大约二十二点五海里，足以形成一股不停的劲风，就是这样，飞行甲板上的气温经常达摄氏三十二度到三十五度。

飞行甲板下面的舰员住舱，从天刚亮一直到深夜温度始终超过摄氏三十七度，最凉快的时候是摄氏三十五度左右。这当然是由于为“列克星敦号”的汽轮机提供蒸气的那十六台巨型主锅炉里几千加仑油的燃烧造成的。推动电动机的这些汽轮机的出力为二十万九千马力，这么大的动力无论对商船还是军舰来讲，都是最大的了。

当然，从这些主锅炉散出的热量也是极大的。它从机舱的钢板通过铆焊成一个巨大相称整体的钢铁船体传导到全舰。发热的海水对于降低温度来说，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甚至完全无济于事。结果是，“列克星敦号”的舰员们终日穿着浸透了汗水的衣服，呼吸潮湿的空气，比这艘大舰漂在水里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

机舱里的温度始终保持在人类所能忍受的最大限度，就是把鼓风机开足，白天的温度还达到摄氏四十九度，夜里有两个小时降到四十五度。尽管这样，机电人员也同舰上的其它舰员一样，值更四小时，休息四小时。四小时，又是四小时……。面色苍白的机电兵们就这样茁壮成长起来了。太阳根本晒不到他们的皮肤，然而他们却以巨大的勇气默默地忍受着。

我可能谈热谈得太多了。可是，“列克星敦号”的舰员们是不会很快忘记他们在热带海洋上的征途和经受到无穷酷热和潮湿的熬煎的。

上了“列克星敦号”不久，我就开始观察炎热对舰员的性格有什么影响。起初，我感到很奇怪，一点影响也看不出来。没有一个人爱发脾气，吹毛求疵，而这正是某些女人动不动就歇斯底里的通病在军队中的变种。相反，舰员们性情文静、轻松自若，虽然舰上有五分之一的人是头一次出海，但是舰上日常生活中没有一点麻烦之处。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明白，在海军里，就象“列克星敦号”这样一艘大舰的舰员数量，比陆军的军或师的人数要少得多^①，因此，舰上不允许有令人讨厌的懒汉存在。舰员必须具有高度的自觉性。留在舰上的人都是好样的，不合格的家伙都被淘汰了。执行舰上行动举止准则的动力是习惯，良好的运动家风格和各级军官（有的是水兵们的直接上司，有的是身边随时都能看到的年轻军官）的表率作用，所以刚上舰的新兵也就自然地被潜移默化了。战争是件严肃的事，的确需要认真研究和实施，但是，生活中的乐趣也是必不可少的。

我觉得，我真正了解“列克星敦号”和它的舰员是在离开珍珠港五天之后，也就是去年4月20日。在护航舰只的簇拥下，我们以二十节航速不停地航行了五昼夜，已经接近赤道了。在这里，我们才书归正传。

^① “列克星敦号”的编制人员为：平时二千一百二十二人，战时二千九百五十一人。——译校者

这个线指的就是赤道，不论平时还是战时，只要舰上有“娃娃”^①，美国海军都要举行一次庆祝越线的仪式。无论啥时候，舰上总是有“娃娃”的。下列人员被列为“娃娃”：（1）从来没有越过线者，（2）从来没有给海王雷克斯下过跪者，（3）无法证明自己做过上述两件事者。

前面提到，参加“列克星敦号”这次航行的有五百多名新兵，都是“娃娃”。他们年龄在十七到十八岁，军阶从少尉到年轻的上尉，谁也没有跨进过海王的王国。所有这些人不论年龄和军阶，都要受到一场恶作剧的捉弄，按照惯例要参加一系列入籍仪式，向大海的最高君主宣誓效忠。

那些证明自己参加过入籍仪式、越过线的“老兵”们^②，已经向全舰人员透露，这回仪式要搞得十全十美。这是事出有因的。上次出海，“列克星敦号”舰员当中有百分之六十都是“娃娃”，不但水兵，还包括中校级军官。“娃娃”们控制了军舰，在通过日那天不但没有举行传统的礼仪，反而冷不防把“老兵”们痛揍一顿。

这回，“老兵”们跃跃欲试，要给这一大帮“娃娃”举行一整套仪式，以洗去上次出海时蒙受的羞辱。

经过五天海上颠簸，舰员们都已进入了正常的舰上生活。新兵们干什么的都有：信号兵、高射炮手、飞行员、空中射手、指挥一小伙水兵的军官、地勤人员、机电兵、消防队员、屠夫、面包师、厨师、医务兵和文书。他们已经成了军舰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但是，“老兵”们一开始在舰上找“娃娃”，这刚刚建立起来的团结和友谊就一时被破坏贻尽了。

① 指没有跨越过赤道的人，原意是“蝌蚪”。——译校者

② 指在海上跨越过赤道的舰员。——译校者

就是纯粹开玩笑，按照海军的传统也要有条不紊地照以往的惯例进行。不错，这回要举行古老的仪式。每一个餐室^①或是舰上的每一个部门，在通过日的前两个晚上，要给本部门的“娃娃”举行预备仪式，进行审讯。不管“娃娃”的军阶和职务如何，一律要受预审，毕恭毕敬地听任法庭的训斥（法庭完全是由一伙老资格的虐待狂组成的），连吓带搜地从他们身上弄出一小笔钱，买些香烟、可口可乐、糖果或是冰激凌。这些东西很快就被那些严阵以待的“老兵”们一扫而光。

每个预审法庭为首的是庭长，他是海王的直接代表。旁边有一位书记，这是大卫、琼斯的助手（大卫是海王的私人书记）。法庭上还拥集着一批自我任命的审判官、打手、多嘴佬和那些在海军中称为小多嘴佬的家伙。多嘴佬当然指的是在任何比赛中站在比赛人背后瞎出主意的下贱家伙。小多嘴佬则是多嘴佬中等级最低的，低到三个小多嘴佬踩着肩膀搭成人梯，能从一条蛇的肚皮底下走过去，而不会把站在最上头那个小多嘴佬的帽子碰掉。

登记“娃娃”姓名的工作老早就在全舰开始了，在军舰到达通过点前两天的晚上，开始举行头一道仪式。我在军官会议室观看了以副舰长卡莫特·塞利格曼海军中校为首的那个集会。他是一位老牌海军试飞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曾指挥一艘拖网船协助清除北海的水雷，从此开始了他的海军生涯。

这个军官会议室位于军舰中部，在飞行甲板下面的第二

① 这里指军官会议室，是军官进餐、休息的舱室。下同。——译者注

层，里面有六张长桌，每张可坐二十二人。屋子几乎成正方形，墙壁、天棚和地板都用油漆漆成白色。桌椅是用深色木料做的。吃晚餐时，军官们穿着高领白帆布海军制服。如果里面不穿衬衣或汗衫，敞开衣领，不系领扣（用餐的时候允许这样着装），就更松宽舒服一些。我们年龄不尽相同，从二十刚出头一直到五十好几，都有。有的人晒得乌黑，有的人则由于在飞行甲板下面工作，脸色显得苍白。瘦的、胖的、矮胖子和细高挑，什么样的都有。

进餐的时候，大家进行许多善意的交谈，勤务兵刚把点心和咖啡放到桌上，立即就被吃光了。军官会议室右侧中间放着的那张桌子就成了法庭的案桌。

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大家都以兴奋的心情注视着法庭的组成。我们把椅子拖过来坐下，一共有百三十多人，点燃了香烟和烟斗。体格魁梧的沃尔特·吉尔摩海军中校担当庭长这个神乎其神的角色。他性格活泼，长着一头灰发，脸上带着老坐办公室的人持有的那种白色。他的陪审团排在两边，是一伙带有偏见的“老兵”，是专门给“娃娃”定罪的。

“列克星敦号”的军医长阿瑟·J·怀特海军中校是助理多嘴佬。这位宁静悠闲、高挑身材的医生总叼个冒烟的烟斗，毫无表情的脸上藏着一种幽默神情。他是个专门提出尖锐问题（这正是一个合格的多嘴佬的职责）的危险人物。

右边是舰上的老资格航空军官、飞行大队长威廉·比尔·奥尔特海军中校。他身高一点八九米，看上去有五十多岁，长长的脸庞晒得黝黑，看人时尖利的双眼好象要把人看穿似的，然而他却是一位和蔼可亲的人。现在他抿起嘴唇，显出

一付要笑的样子，这对于马上要到他面前受审的人来说可是个凶兆。比尔·奥尔特当了二十年海军飞行员，现在还是舰上所有飞行中队的领队长机呢。实施攻击时，他率领一个由四架飞机组成的指挥组，亲自俯冲轰炸。他的这种领导作风是最高超的领导艺术。海军当局决定，“列克星敦号”回港后，任命他为一艘新改装的航空母舰舰长。

可惜，“列克星敦号”没能回来，比尔·奥尔特也失踪了。我们从无线电里最后听到他的声音是在5月8日中午。他说，他和他的炮手都被日本人的子弹打中了，飞机也被打碎了，正在敌我之间的那片二百海里的海域往下栽。这次通话是他率领“列克星敦号”的几个飞行中队打完了这艘军舰的最后一场大仗之后正在返航的时候。但这是几个星期后的事，今天晚上谁也没想到这些。

陪审团的其他人有“列克星敦号”上十八架俯冲轰炸机的轰炸机中队长韦尔登·汉密尔顿海军少校、侦察轰炸机中队长鲍勃·狄克逊海军少校，以及稳健中透着坚强的、象他所管辖的四台巨型主机那样力大无穷的矮胖子机电长海因·容克斯海军中校。这几位都饱经风霜，自信心和指挥能力很强。这三位当中要数留着一头波浪状黑发的汉密尔顿最英俊了。狄克逊不爱讲话，他有一副标准的夺魁运动家的身材，又有不成功则成仁的气质，是个典型的海军飞行员的化身。

这里是高级军官会议室，几乎从饭桌上找不到攻击对象，因此就从下级军官会议室叫来了年轻的飞行员和十几个少、中尉。这些年轻飞行员刚从佛罗里达州彭萨科拉海军航空学校毕业没几个月，另外十几个年轻军官也是一整批调来的。他们受过严格的纪律教育，但刚愎自用，爱出风头，因此成